

美学家杨辛： 千呼万唤民族魂

· 王东

2024年，甲辰龙年刚开始，3月8日便看到北大哲学系发布的讣告——德高望重的杨辛先生已于3月7日夜仙逝。屈指算来，杨辛先生已是102岁的高龄老人，他的离去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并不大令人感到意外；然而，杨辛先生的高风亮节，实在是感人至深，也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这促使我拿起笔来，记下我对杨辛先生人格境界的敬仰与追思……

杨辛先生生前身后，可谓好评如潮：称之为“著名美学家”，或誉之为“德艺双馨的至高品质”，评价他为“哲学家、美学家、书法家”……这些评论各有所据、各有道理，却仍嫌不足，仍不足以表达我内心对杨辛先生的敬仰之情，仍觉不能充分展现杨辛先生独特的人格境界——他是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中国共产党、新中国造就的新一代学术大师，是千呼万唤民族魂的美学家！

杨辛先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并不是偶然的，有其人生理想作为思想基础，更有徐悲鸿、董希文这两位中国现代艺术大师留下的思想基因。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青年杨辛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赴缅远征军，誓死以身许国。抗战胜利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的正是两位艺术大师：一位是以“奔马图”名世，唤起民族精神的徐悲鸿；另一位则是以《开国大典》传世，打动了毛泽东，被称为“有思想”的画家董希文。这两位大师的特点，就是不仅献身于绘画艺术，而且志在以呕心沥血的艺术创新，唤起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为中华民族站起来树立了精神脊梁。这是杨辛

先生美学思想的独特源流、独特学脉、独特基石，滋养孕育了美学思想独特的中国学派、北大学派。

1956年，“三十而立”的杨辛作为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先生的学术助手，来到北大哲学系工作。也正是在此前后，远见卓识的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冯定到北大哲学系，试图以“一体两翼”的总体框架，重新展开北大哲学系的学科体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展开“中西哲学”和“科技哲学”两翼，共同推动富于时代精神的哲学创新。与此呼应，杨辛在老一辈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的支持下，创建了第一个美学研究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引入美学研究，并与中西美学思想融合起来，从而开创美学理论、美学教育、美学实践的新天地、新境界，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西方美学中，尤其是康德以来的现代西方学术中，“真”是哲学认识论对象，“善”是伦理学对象，“美”是美学对象，三足鼎立、各不相通。杨辛先生带头倡导融汇“中西马”，打通“真善美”、“以美引真，以美导善”，以此达到美学和人生新境界，由此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让中华民族复兴首先挺起精神脊梁。

我是1982年来到北大哲学系的，80年代和杨辛先生接触并不多，90年代接触明显增多了，其中一个重要契机就是杨辛先生将倡导泰山美学、泰山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美学象征、文化符号，并希望我能协助他做点事情。高龄的杨辛先生不顾路途艰辛、身体疲劳，先后30多次（一说80多次）亲自登临泰山之巅。他还以精湛书法，创作了以泰山精神呼唤中华民族魂魄的《泰山颂》，或叫《泰山精神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间，华夏之魂。”在这里，“华夏之魂”这四个字，正是杨辛先生如此钟情于泰山的点睛之笔，可谓直抒胸臆，为我们深入理解其美学哲学思想真谛，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这幅《泰山颂》不仅镌刻在泰山的山间路壁上，还被收入大会堂收藏，悬挂在一个会议室大厅的墙壁上。杨辛先生曾嘱我，能否在北大哲学系或整个北京大学内组织一个类似泰山之友学社式的组织，让这项活动持续开展下去，能够通过彰显泰山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我欣然受命，开始做些功课，认真学习杨辛先生关于民族精神的闪光思想，但终因手头工作太忙，一直拖了下来，至今引以为憾。

杨辛先生晚年还花了约30年时间与多年积蓄，身体力行地倡导荷花精神，其思想主旨不仅在于倡导君子人格，而且意在塑造“真善美统一”的人格境界、民族精神。正像陶渊明独爱菊，周敦颐独爱莲一样，杨辛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在二三十年间，节衣缩食，先后搜集了古今中外的136件荷花艺术珍品，视若珍宝。为此，他还以荷花精神为主题，筹划了一个荷花精神艺术藏品展。这个展览之后，他把这136件荷花艺术品全部捐给了北大，创办了“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品展馆”，该馆成为北大乃至北京市“立德树人”为主旨的育人基地。更有甚者，他还拿出多年积蓄，创立了“杨辛荷花品德奖”。杨辛先生说了一句话，再次画龙点睛，点明了他力倡荷花品德的

杨辛先生：仁者寿而乐

· 高秀芹

2024年的春天总是暖不起来，“三八”节后才有春意盎然的感觉，明媚浩荡，天朗气清。我坐在春风里想着或近或远的人和事，有一份现实逼仄中的辽阔。忽然收到翁图先生的微信：捐赠藏品二百余件以荷化心彰亮节。

计登岱佳话四十多次崇岱为魂显高风

痛悼杨辛贤哲
老友翁图挽
杨辛先生仙逝了！

欣欣然的情绪陡然停了下来，想起十四年前跟杨辛先生的一段温暖交往。那时我们都住在北大中关村，经常在园子里碰到。他给我的印象特别谦和友善，老远跟他打招呼，他很和善地笑着点头，很用力、很郑重其事，让人感觉心里很温暖。德艺双馨的美学家和书法家就在邻楼住着，我怎么也要去拜访一下。

知道杨辛先生酷爱莲花，我带了一盒青岛产的睡莲茶，也算气息对了。楼道很黑，开门便看到屋子里堆了很多东西，还没有进屋就闻到了墨香。杨辛先生很客气地引我到书房，书房中间一张大

桌子，有堆在一起的画卷、书籍，还有几盆兰花。我坐在沙发上，杨辛先生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很谦和地跟我说话。

杨辛先生兴致很高，他的眼光清澈、淡远，很随和地笑着，对于我的到来，表达了很诚恳的喜欢。他谈自己，谈自己的老师和师母、谈书法、谈朋友、谈快乐……他说自己二十年来没有一天不高兴的，因为他找到了一套快乐的方式。他说他美国有个同学，总是想负面的东西，过得很不快乐，他就给这个同学写信，说了一句话：“不要让烦恼侵入你的生活，因为就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享受生活都不够用的。”他说这句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咬得字字腔圆，我感觉到他对人生的参悟和理解，对生命和快乐的珍视。这个同学把这句话写下来，开始变得快乐起来。杨辛先生接着说：“人生都有不如意、不快乐，但是要处理，有时要用理性来处理，处理最好的方式是忘掉，把不愉快的事情统统忘掉。快乐就像一锅沸腾的水，不快乐的事情就像一小杯水，小杯水倒在大锅里就不见了。”我被他这个比喻逗得大笑，杨辛先生也爽朗地大笑起来。杨辛先生说：“小高你笑得比我还响啊。”

岱宗巍巍 荷风长馨

——深切缅怀杨辛先生



杨辛 (1922-2024) 武帅 绘制

思想主旨与精髓要义：“品德”这两个字很有分量，荷花品德奖就是灵瓊。”

2008年，在首都北京首次举办了奥运会。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北京生活60年。我和儿子王放先后花了6年时间，实地考察数百次，写成《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我跟杨辛先生说起了2008北京奥运会在中华复兴中的特殊历史作用。我认为，中华文明、民族精神重新融入当代世界历史有三大里程碑：1971年，新中国重新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政治标志；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经济标志；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是文化标志。因而，我恳请杨辛先生为这本新著题辞。已是耄耋之年的杨辛先生深表赞成，精心写成了一个长横联，长达两米，宽近一米，共分两行，十六个字：“北京魅力，献给奥运；北京精神，走向世界。”

2023年适逢黄树森先生逝世10周年，我和徐春、黄萱等人，在北大哲学系领导支持下，于北大校史馆举办了“守正创新——当代哲学家黄树森生平纪念展”。“守正创新”这个提法是在2001年庆祝黄树森先生八十华诞时首次提出来的，后来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标识，这次又成为展览主题。怎样使之更醒目、更吸引人、更有魅力呢？我提议，请著名美学家兼书法家杨辛先生为之题辞。可是，

杨辛先生已是101岁高龄，又远在海南，时间紧迫，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没想到的是，杨辛先生不仅满口答应，而且很快寄来了墨宝。“守正创新”四个大字，端庄秀丽，又不失遒劲之风，可谓独具风采。

杨辛先生还曾多次深情地对我说起他对北大精神、民族精神的独特理解与美学表达。他说，他曾徜徉在北大燕园，徘徊思索，试着用两句诗、上下联，来表达其精神境界。首先想出的是第一句作为上联：“顶天立地博雅塔”。而下联是什么呢？却还未能找到恰当语句。以后又流连在未名湖畔，反复游走，终于又补上一句作为下联：“涵珠蕴玉未名湖”。在这里，上联“顶天立地博雅塔”，与《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呼应；而下联“涵珠蕴玉未名湖”，则与《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相呼应。这不既是北大精神的写照，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写照么？

想到这里，好像有点走近杨辛先生的心灵深处、灵魂深处，有点接近这位大先生独特的精气神。或许可以说，我们应当从这个新时代、新高度，来重新认识杨辛先生的人格境界、美学理论、人生实践，重新发现其独特价值、独特意义、独特魅力。看来，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还要走很长的路。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间，华夏之魂。”我感觉到他柔和声音里的巨大力量。说完泰山，他又谈起自己的爱莲之情，他多年收集各种莲，爱莲成癖，为此花费了生平的积蓄。他转身到里屋，捧出几个锦缎盒子，很庄重地打开，里面都是莲花图案的和田玉，温润精细、妙不可言。他已经收集了百件以上不同样子不同器具不同材质的荷花艺术藏品，要全部捐献给北大。他谈荷花时，语气很柔、很轻，赤子之心、星斗其书。

我怕先生疲劳，赶紧起身告辞，他从案子上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画，是一个一笔写成的“春”字。他给我讲这个“春”字，有线条的粗细、有墨的枯瘦、有曲折回环，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在春风里舞蹈的姑娘。吴良镛先生说这个“春”字好像一个大提琴手。我说很有动感，风姿绰约。他指着那些泼洒的绿点说，这些是春天带来的绿意。他早画好了，只写了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然后他拿了小笔，蘸了墨，继续写下去：“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他写得很自如、自在、随意，最后题上：“杨辛，八十八”。他写完后笑着对我说：“米寿了。”这幅“春”字一直是我的珍藏，是杨辛先生送给我的喜悦春天。

从杨辛先生家出来时，月白风清，秋凉如水。我走在树影婆娑的院子里，感觉自己也是快乐的。为什么不快乐呢？快乐是一种能力，希望我一辈子拥有这样的品质，快乐并且满足着。

先生为人清简、和乐坦易、粹然中和。与先生坐在一起，总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恰在春节前夕，往先生家中拜年。在先生狭仄的书房中、过道里，满满挤着先生收藏的各种荷花艺术品。先生饶有兴致地一一翻检、介绍，看他沉浸其中的神情，真如赤子一般，恳挚而又真挚。临别，他坚持送至楼下，并拱手道别：“代向嫂子问好！”先生并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我与先生之年龄，相差半个世纪，这一句问候，令我感怀至今。先生温厚敦朴之人格，亦永远烙印在我心里。

先生一九二二年生于重庆。先生身上，自有一种山城人刚毅、达观之气质。先生少孤苦，十二岁即失去双亲，“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经·小雅·蓼莪》），常栖身茶馆、破庙之中，饱受颠沛之苦。十九岁，先生亲历日寇对山城进行“轰炸轰炸”，目睹朝天门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死难者，内心悲愤难平。二十一岁，先生入南开中学，遇终生好友汤一介。二十二岁，先生与二十余位南开热血青年，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先生还跟我们说起抗战胜利前夕，他随远征军长途跋涉回国的情景。返国途中北上打内战，于是跟几位同学搭车由曲靖逃往昆明，幸被好友汤一介先生的父亲、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破例留。五十年代，汤用彤先生又将杨辛先生调到北大工作，任自己的学术助手。先生终生感戴恩师汤用彤先生与师母之关怀，晚年写下十六个字：“春风化雨，绿草如茵，燕南庭院，有我双亲。”我不止一次听先生说到汤用彤先生，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我每次去登泰山，都会拜瞻镌刻在山石上的先生手书《泰山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间，华夏之魂。”笔法苍劲雄健，真有云横岳岳、海天苍茫之感。先生寥寥数句，将泰山之文化品格讲得十分透彻。古今言泰山者多矣，然而以如此简约之笔，即将泰山之神韵勾画得如此深刻精到，先生堪称第一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与杨辛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小聚于博雅酒店。杨辛先生谈及《泰山颂》以及泰山精神对其生命之滋养。先生五十多岁之时，身染重病，体重降至四十三公斤，精神一度颓唐，然而泰山精神鼓舞了先生，助他走出生命之低谷。此后数十年，先生登泰山近五十次，他在攀登泰山的过程中体悟泰山行健不息、坚韧进取、厚重包容的精神，从而突破小我、拓展心胸，提升了自己的生命境界。一九八六年，先生参与泰山申请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所撰《泰山的美学考察》一文，融进了自己宝贵而独特的生命体验。可以说，泰山拯救和振拔了先生之生命，也重塑了先生之心灵与人格世界。泰山精神与先生之人格，已融为一体。

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我与杨辛先生、张振国先生同游凤凰岭，在友人山庄喝茶闲叙，颇为惬意。先生讲到他的“圆生观念”。他说：“生命不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直线，生命是个圆，处处都可以是新的起点，没有所谓‘终点’。就是在这个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过程中，人的生命才会不断有新的境界。即使人的肉体消失了，也是以另一种形式融入到世界的‘大生命’之中。”那天先生为友人手书《登鹳雀楼》，看到先生书其字迹地奋笔疾书，我感到他愈老愈坚的精神意志。先生写字时那种凝神定志、似乎将整个世界都置之度外的姿态，很令人感动。先生晚年写了一首述志诗：“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叶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那种豁达与坚韧的生命力，不是矫揉造作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千辛万苦锤炼出来的。他真正参透了生命，体会到一种廓然大公的境界。他说：“春为岁之始，夏乃春之生，秋是春之成，冬

泰山岩岩 天地长春

——怀念杨辛先生

· 王曙光

实春之藏，是谓长春。”先生将泰山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即是“生”，生生不息，至诚不息，永远怀着一种至诚的心态，永远怀着一种赤子式的天真，从而超越个体功利、超越生命苦难。

先生的心态洒脱，有一种魏晋人的自在风度。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燕园书画协会在北大工会会议室（生物楼）举行新年笔会，先生欣然前来，与大家谈笑风生。当年先生已经是八十七岁高龄。我问先生，是不是家人送您来的？先生竟然说是自己骑自行车前来的。与众晚辈聚在一起，先生仍旧是那么谦逊低调，称自己还要在书法上不断学习，近来正在苦练隶书。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仍怀着一种勇猛精进的精神，孜孜不倦，不断提升自己，着实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校园中看到先生题写的“北大人文苑”（在哲学楼前面），用遒劲厚重的隶书书写，始知先生先前所言并非虚言。二零零八年之后先生多次举行书法展览，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北大图书馆参加“杨辛书法艺术展”开幕式。先生米寿之年，精神矍铄，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女士以及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等讲了话。先生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起一九四六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师从徐悲鸿、董希文两位先生的往事。当年先生在北平艺专还是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参与和领导了北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活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我又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了“美伴人生——杨辛书法展”开幕式。廖静文、张世英、汤一介、袁行霈、钱绍武等先生参加。我写了《瞻杨辛教授书法展作赞》：“赤子之真，文人之美；丈夫之气，儒者之风；冰雪之操，松柏之质；清莲之香，泰岱之德”。先生既是一位儒雅的学者与文人，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是一位洋溢着强烈爱国情操的志士。他毕生执着于弘扬荷花精神，弘扬泰山精神，这些精神，实际上都是他的大丈夫人格的体现。二零一二年，先生九十大寿，写下六句感悟：“凭艺术而赞美，登泰山而悟生，赏荷花而好洁，重友谊而贵诚，崇奉献而知乐，爱人民而怀思。”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培文书院在中关村举行“曲水流觞，翰墨北大——‘八零九零’诗书雅集”。几位北大同仁同堂，其乐融融。“八零后”谢冕先生率真开朗，岳霖先生清澈淡雅，“九零后”杨辛先生温厚圆融。席间笑声不断。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珍视的美好时刻！如今，杨辛先生驾鹤西去，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略带沙哑的爽朗笑声。然先生之高洁人格，必与泰山同寿。